

教会历史

第二单元

早期教会和罗马帝国

文本



thirdmill

圣道教育 · 面向全球 · 免费共享

© 2014 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

版权所有。除非为着评论，审议或学术目的所作的简要引用，未经本出版机构书面许可，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或形式，为着盈利的目的发行。接洽方式：Third Millennium Ministries, Inc., 316 Live Oaks Blvd., Casselberry, Florida 32707。

非经注明，所有经文引用来自中文圣经 和合本© 2000 IBS 国际圣经协会。

关于 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

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创建于 1997 年，是一个非营利的基督教机构，致力于实现

圣道教育，面向全球，免费提供。

我们的目标是为全球成千上万缺乏足够事奉训练的牧者和教会领袖，提供免费的基督教教育。我们透过制作和全球发行一整套高品质、多媒体、多语种（英文、西班牙文、俄文、中文和阿拉伯文）的神学院教程。我们的教程也透过我们的事工伙伴正在被翻译成另外十几种的其他语言。此教程包括图画展现的视频，印刷文本和网络资源。整个教程设计可供院校、小组和个人在线上或线下的学习共同体使用。

多年来，我们已经开发了一种高性价比的制作方式，制成极高品质、获奖的多媒体课程。我们作者和编辑团队都是受过神学装备的教育者，我们的翻译团队是神学敏锐的相关语言上的本土人士。同时，我们的课程包含了来自世界各地、备受尊重的神学院教授及牧师的真知灼见。此外，借助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我们影像制作家，插图画家和制片者持守着最高的制作标准。

为了完成我们的分发目标，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已经与众教会、神学院校，圣经学校，宣教士，基督教广播公司和卫星电视，及其他组织，形成策略事工伙伴。透过这种协作关系将无数的视频课程传递到本土的教会领袖，牧者和神学生的手中。我们的网站也作为有效的分发渠道，并提供其他补充我们教程的材料，包括指导如何启动你自己的学习共同体。

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是具备美国联邦税务局免税 501(c)(3) 的机构。我们依赖于来自教会，基金会，商业和个人的慷慨、免税的财务支持。有关于我们事工更多的信息，及其如何参与在其中，敬请登陆我们的网站：www.thirdmill.org。

目录

使徒年代	1
研究使徒年代有何价值?	1
初期教会教父对早期教会的历史记载有多可靠?	1
基督教信仰是如何传播到外邦人世界的?	2
保罗有什么恩赐, 让他在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事上变得如此重要?	3
在初期教会建立这件事上, 五旬节有什么重大意义?	4
为什么保罗的宣教旅程是从安提阿, 而不是从耶路撒冷出发?	6
使徒行传 15 章耶路撒冷会议解决了什么问题?	7
除保罗以外, 其他使徒如何帮助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和犹太以外的地方?	9
早期教会会有什么做法, 让信徒的身体达至合一?	9
优西比乌的作品在帮助人认识初期教会方面有多可靠?	11
犹太人领袖是怎样看待第一批归信基督教的人的?	12
第一世纪罗马对基督徒的逼迫有多广泛和严重?	13
什么是诺斯底主义?	14
诺斯底主义的宗教和哲学根源是什么?	17
什么是孟他努主义?	18
为什么一些初期教会作者, 例如特土良是如此反对哲学?	21
我们如何理解在歌罗西书 2 章 8 节保罗似乎反对哲学的这件事情?	21
为什么很重要的就是, 在我们现在这时候, 至少应该有一些基督徒去和哲学打交道?	23

教会历史

第二单元：早期教会和罗马帝国

访谈嘉宾

丹尼·阿金博士 Danny Akin
斯蒂芬·巴格比博士 Stephen Bagby
雅各·杜博士 James K. Dew, Jr.
唐纳德·费尔拜恩博士 Donald Fairbairn
约瑟夫·范汀博士 Joseph D. Fantin
蒂姆·福斯特博士 Tim Foster
约瑟夫·韩德利牧师 Joseph Handley
约翰·汉纳博士 John Hannah
迈克尔·海金博士 Michael A. G. Haykin
艾伦·哈尔伯格博士 Alan Hultberg
哥顿·以撒博士 Gordon L. Isaac
丹尼斯·约翰逊博士 Dennis E. Johnson
陶德·约翰逊博士 Todd M. Johnson
肯·克思礼博士 Ken Keathley
柯瑞格·凯纳博士 Craig S. Keener

穆摩·劬萨欧教授 Mumo Kisau
林元一博士 Lin Yuan I
布鲁斯·利特尔博士 Bruce Little
史蒂夫·麦金宁博士 Steve McKinion
约翰·麦靳磊博士 John E. McKinley
司科特·曼那博士 Scott Manor
孟天牧师 Timothy Mountfort
拉斯·纽曼博士 Las Newman
查尔斯·夸尔斯博士 Charles L. Quarles
保罗·桑德斯博士 Paul Sanders
马可·绍熙博士 Mark Saucy
佳能·萨拔赫尼博士 Canon Alfred Sebahene
以马德·舍哈德博士 Imad Shehadeh
乌亚尼·斯都博士 Vuyani Sindo
雅各·史密斯博士 James D. Smith III

使徒年代

研究使徒年代有何价值？

约瑟夫·范汀博士 Joseph D. Fantin

我认为我们不能低估研究第一世纪世界的重要性。我们越了解历史，我们就越能知道圣经作者和读者的想法，我们就能越了解当时的认知环境，你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就越能理解圣经经文不同的细微含义差别。所以，对我来说，我认为对圣经感兴趣的任何人来说，他们其中一样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努力了解历史，但也要了解那一个时期的文化和价值观，当我们可以与这些价值观感同身受的时候，这反过来要让我们更容易明白圣经经文的意思。

初期教会教父对早期教会的历史记载有多可靠？

保罗·桑德斯博士 Paul Sanders

历史的其中一种局限，就是我们附属于文件。我们依靠我们得到的文件，重新构建过去发生的事。这些文件有时候是书面的，有时候也是考古方面的。当中有不同类型的痕迹。这既是优势，也是弱点。我们确实有相对大量的早期教会历史时期的文件，我们当然希望可以得到更多。其中一样难处，就是写历史的

人的对头，他们的情况是由写历史的人描述的。因此，我们对教会历史，具体来说早期教会历史上某些人、某些事件、某些运动的看法，是不完整的，是有偏见或倾向性的。因此，我们看那更大画面的时候需要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确实有大量文件。当然，我们来看新约圣经文件的时候，我特别想到，我们对这些文件，所有这些事情多样性和年代久远抱有很强信心。当我们回顾教会的头三个或四个世纪的时候，我们非常依靠教父，以及他们对发生的事情的具体观点。这并不是按批判角度来讲述的现代历史。这更多是一种神学历史。这历史讲的是我们从不同观点得到的传承，而不是我们说的，今天现代大学里某一个人坐下来写的一篇文章。所以，是的，我们确实有很好的信息，但我们需要认识到，这并不是完整的信息，我们希望可以得到更多信息就好了。当我们发现更多的时候，我们就能更好重新构建历史。

基督教信仰是如何传播到外邦人世界的？

丹尼·阿金博士 Danny Akin

基督教信仰去到外邦人那里，一开始是由上帝呼召和拯救的使徒保罗发起的。我认为保罗在向外邦人宣教这件事上的价值，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他去到犹太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应当要去的地方。耶稣在大使命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他们要使万民作门徒，但我认为，他们对此仍有一种狭隘的观点，认为这首要适用于分散在万民当中的犹太人。保罗不是这样认识的，而是每一族、每一方、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每一国民。保罗一旦开始这宣教使命，开始植堂，这些教会当中就有了这种 DNA。所以，努力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传福音，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很自然的事，靠着上帝的恩典和这种认识，我们此时此地成了教会现在的样子。

陶德·约翰逊博士 Todd M. Johnson

基督教信仰传到外邦人世界，主要是因为地中海是贸易繁荣的地区，所以由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当中开创基督教信仰的这小小犹太人国家，实际上是整个地中海地区大量人员来来往往，听到这好消息到底是什么的地方。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基督教信仰是通过外邦人与基督徒，主要是有犹太人背景的初信基督徒接触而传播的。但一旦它传播离开耶路撒冷，进入周边地区，它就是通过家庭传播。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实际上就是，一路从加拉太，就是现代的土耳其，一直延伸到爱尔兰的是凯尔特人。这一类家庭是福音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从一个亲戚传到另一个亲戚的主要途径。我们贯穿当时整个世界看到这一点。

穆摩·劬萨欧教授 Mumo Kisau

耶稣基督在离开地上，重新回到天上父那里去之前，在使徒行传 1 章 8 节应许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就是去到这世界的尽头，这世界的尽头，他指的是到每一个人，包括外邦人那里去。使徒彼得开始在梦中蒙上帝的

呼召，在梦中，他几乎就像在睡觉一样，看到一个异象，在这异象当中，一个人在叫他的名字。这就是哥尼流，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彼得去到他那里，彼得说话的时候，从这位哥尼流开始，然后这一家人都开始讲方言。这意味着他们已经领受了上帝的道，他们已经领受了基督。他们一开始说方言，他就说：“看，这些外邦人就像我们在五旬节那时的样子，谁能拒绝给他们施洗呢？”在这时候，他们受洗，有话传回耶路撒冷。人抱怨：“你怎么可以去和没有受割礼的人一起吃饭？”彼得说：“不，这上帝的道已经临到外邦人，就像临到我们一样。”然后我们看到，扫罗归信，然后安提亚教会在祷告和禁食之后，就差派扫罗和巴拿巴出去传道。上帝说，把保罗和巴拿巴分别出来，去到外邦人世界，把上帝的道传给他们。因为当保罗归信的时候，如果你记得，在使徒行传，你会记得上帝对他说：“你要成为我使用的工具，把福音带到君王，带到外邦人那里，带到地极。”上帝就是这样开路，因为否则犹太人的使徒们只会去探访犹太人的家，不会去外邦人的家，直到彼得突破，然后现在保罗接手，之后他准备去到世界其他地方，甚至一直去到罗马。

约瑟夫·范汀博士 Joseph D. Fantin

很明显，基督教信仰是通过耶稣，特别是通过保罗传递到外邦人世界，但最重要的是，这信息本身有一种普世性质。耶稣在普遍意义上到犹太人这里来，但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有针对外邦人的外展工作……按保罗的说法，他领受了记载在加拉太书中的启示，讲到他能带到外邦人那里去的这福音，这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其实是革命性的。所以我认为，福音本身是普世性的，这在终极意义上导致外邦人基督教信仰的传播。那么当然福音对他们有吸引力。他们看到当中有一些事情，在一个他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文化当中，福音本身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保罗有什么恩赐，让他在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事上变得如此重要？

丹尼·阿金博士 Danny Akin

你知道的，我经常说，世上最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宣教士就是使徒保罗，我认为，身为人的保罗，上帝赐给他独一无二的恩赐，但也在灵性方面独一无二赐恩典给他。作为一个人，他显然有强大的理性，他有一个伟大的头脑。显然对于他追求的任何事情，他都充满激情。他曾是一个为律法大发热心的犹太人，他成为一个为福音和万民大发热心的基督徒。上帝当然超然地赋予他恩赐，让他成为一位使徒，因此使徒的恩赐也独一无二装备他，展开上帝呼召他去完成的使命。但是保罗对上帝的主权和护理也有一种难以置信的确信，他从不怀疑上帝拯救了他。他从不怀疑上帝呼召了他，他从不怀疑上帝特别给了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命。你把这一切放在一起看，你就会看到这特别的，我要这么说，这特别的宣教士-神学家，因为保罗首先是一位宣教士，然后才是伟大的神学家，名副其实的伟大神学家。

以马德·舍哈德博士 Imad Shehadeh

使徒保罗，或扫罗，是彻底精通律法和旧约圣经。他曾是一位法利赛人，让他引以为豪的，就是他认识律法，相信旧约圣经，为此大发热心。他有这知识，为要表明对上帝忠心，就要逼迫基督徒。这样的背景让其他人惊奇，是什么把这人的生命上下翻转，成为一个基督徒，向外邦人传福音。保罗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见证，见证上帝的大能如何通过福音改变一个人。后来，保罗在腓立比书 3 章讲到他的资格。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无可责备——这意味着他坚守犹太人律法规定的严格方式生活。然后他说，当他认识了基督，所有这些资格都变得毫不重要。与认识基督，在基督里被他寻见，得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因信基督而来的义相比，他把这些资格称为粪土。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他是通过基督十字架的作为得到这义。他的背景见证了福音，这就是没有上帝在人心中工作，所有资格都毫无价值。我们也看到保罗如何为传讲福音极大的发热心——通过他的大量事奉，让人疲倦的旅行，疾病，逼迫，痛苦，受鞭打和他面对的囚禁传讲福音。然而他坚持传福音……保罗的教导令人难以置信！他带着基督的教导，向外邦人澄清说明，特别是因信称义的教义。称义不再是通过守律法的行为，而是通过基督的作为，因信称义成了福音信息的核心。这就定义了保罗的身份，他是所有服事主之人的典范。

穆摩·勃萨欧教授 Mumo Kisau

使徒保罗——之前称为扫罗——是一个很优秀的人物，是一位神学家。他在教师迦玛列门下学习。然后，作为一位犹太神学家，起初他并不喜欢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就开始逼迫教会，因为他非常坚信犹太教信仰。他讲到他自己的事，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去读腓立比书 3 章，看到他是如何描写自己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是一个法利赛人，是守律法的，因此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和大有恩赐的人，非常认真查考律法。然后，当主使他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归信之后，他能使用他的长处，能捍卫福音，传播福音。这是第一号恩赐。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神学家，能非常快快解释律法的每一部分，因为他明白律法。但他得到的恩赐，也表现在他有双重国籍这件事上。他身为一个犹太人，但也是一位罗马公民，意味着有了一本万国护照，他能去每一个地方，他能说希伯来文，也许还有亚兰文。他能讲希腊文，他能讲双语。所以，因着这一点，他甚至能转过来对希伯来人讲希伯来话。他能对希腊人说希腊话。要记住，保罗说过：“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因为他能上下走动。他认识巴勒斯坦的地理，他明白犹太人的律法，但与此同时，现在他已经归正，能够写作，是一位有恩赐的作家。如果你看的话，他写了十三封书信给众教会，因着这写作，基督的教会得到祝福，有这样一位有恩赐的神学家，我们就能通过这位有恩赐，名叫保罗的人，读到许多教义的陈述，还有基督徒人生实际方面的议题。

在初期教会建立这件事上，五旬节有什么重大意义？

乌亚尼·斯都博士 Vuyani Sindo

在早期教会建立这件事上，五旬节的意义，我认为是圣经神学其中一个重大的时刻，有时最好是在巴别塔发生事情的光照下来看这件事情。在那里，你看到人联合起来反对上帝，要建这座通天的塔，上帝下来审判人类，他分散人，混乱人的语言。但现在，使徒行传中一件意义重大的事，就是你看到人类走到一起。上帝使这些人能讲方言，不同的语言，宣告对他的赞美。因此你在这里看到，语言是围绕着基督已经做成的事情联合起来，宣告主耶稣的荣耀。我认为这是其中一样最意义重大的事情。在使徒行传里，例如，特别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死和复活之后，我们看到使徒很害怕，但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你看到他们领受了这能力，变得勇敢起来。你看到三次不认主耶稣基督的彼得，现在勇敢对许多人讲道，有超过三千人把他们的生命交给主。

佳能·萨拔赫尼博士 Canon Alfred Sebahene

五旬节是教会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件，就像呼召亚伯拉罕，出埃及，十字架和复活一样——虽然这些每一样都属于特定的历史阶段——但这些事光照某种对待，上帝如何贯穿历史对待人。至于五旬节，这是历史的伟大转折点，在这里，在五旬节，我们看到这事实，就是基督教的时代很明显是圣灵的世代。在五旬节，使徒领受了能力，这能力加给他们力量，使他们能传讲福音，扩展上帝的国度，人被召聚在一起，为要成就上帝在世界上的使命。它的重要意义表现为在上帝整个计划当中所展现的……因此五旬节应验了所应许的，它的重要意义表现为……就是展现上帝的计划。所以，五旬节为将要临到的整个教会世代树立了模式，指明了方向。

马可·绍熙博士 Mark Saucy

在创立初期教会这件事上，五旬节的重要意义在于圣灵这位格降临，在旧约圣经表明祂的故事之后实在降临。我具体是从先知讲论新约这角度说的。在以色列背道的时候，先知预言将会有从上帝而来的一场新运动，最终要集中体现在他把圣灵浇灌下来这件事上，这要对这民族本身产生影响，要对个人内心产生影响，对于一个新的社会产生影响，普遍来说对宇宙产生影响。因此，这也是由一个身上背负着圣灵的人推动的，旧约圣经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他——特别来说，以赛亚书中那位受苦的仆人。因此，耶稣按着他的本相来，具体来说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描绘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由圣灵感孕，由圣灵带领，受圣灵膏抹，他的事工由圣灵加力量，圣灵甚至驱使他去到十字架，父上帝在他死后用圣灵让他复活。因此，他升天，去到上帝右边。使徒行传 2 章彼得五旬节的一篇讲道，告诉我们情况如何。他说基督已经高升，把圣灵浇灌下来。因此，我们其实看到了这故事的应验，这故事是先知预言一个新的世代，国度世代的开始讲的，他们也会用“将来的世代”这说法，新约圣经作者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上帝故事展现的一场新运动的开始，我会说这是新约教会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五旬节，背负圣灵的那一位，耶稣，得高升的那一位，把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

丹尼斯·约翰逊博士 Dennis E. Johnson

五旬节那一天，复活、升天、坐在宝座上的主耶稣将圣灵浇灌下来，这对初期教会的生活具有难以置信的重要意义。这其实标志着耶稣救赎工作的高潮，他通过顺服、献祭和受死、复活和升天做成了这工作。现在，从他在父右边的宝座上，他把圣灵浇灌在他所有百姓身上……正如彼得引用约珥的预言清楚说明的那样，上帝把他的灵浇灌在他所有百姓身上，男女老幼，让他们可以诉说他大能的作为。这是耶稣在实际成就了施洗约翰为他宣告的使命，就是他要用圣灵给人施洗。这甚至应验了更古老的预言，不仅是约珥的预言，还是上帝要在末后的日子赐下他圣灵的其他宣告。甚至可一直追溯到民数记 11 章摩西的盼望，那时摩西说，他盼望上帝把他的灵加给他所有的百姓。在旧约圣经里，只有很少的领袖——先知、祭司、士师、君王——领受了圣灵的这加力，但现在所有上帝的百姓都要得到圣灵加力，以某种具体的方式服侍。我们贯穿使徒行传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上帝所有的百姓都以不同的方式服侍，将万民聚集来相信基督，建造基督的身体。

为什么保罗的宣教旅程是从安提阿，而不是从耶路撒冷出发？**乌亚尼·斯都博士 Vuyani Sindo**

那么为什么保罗把他宣教旅程的基地定在安提阿，而不是耶路撒冷？我认为我们需要从两方面回答这问题。首先，我们在使徒行传 13 章看到主向教会启示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意思就是安提阿的教会是保罗的一个基地。这是一家差派的教会。例如，就像去到一个不同国家的宣教士，有他们自己的差派教会。你看到，保罗贯穿他的宣教旅程，不断回到安提阿的教会汇报。但安提阿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是一座港口城市，也让保罗很容易，保罗很方便在亚细亚和小亚细亚旅行。

约瑟夫·韩德利牧师 Joseph Handley

所以，保罗把基地建立在安提阿是有一个原因的。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不是耶路撒冷，你知道的，你认为当时信仰的中心是在哪里？然而现实就是，安提阿是一个更好进行差派的地方。这是长老按手在保罗身上，把他打发出去的地方，所以他在那里有一家非常坚固的差派教会。但比这更重要的，就是安提阿接近罗马世界所有关键的城市，在这方面，耶路撒冷是更远。安提阿是一座港口城市，让他可以旅行去到很多地方。因此，不仅他有一家强大的差派教会在他身后支持他，他也有通路，有通路去到当时世界的关键城市，能够从那里出去，横跨现在的土耳其，你知道的，还有今天的意大利。所以保罗的基地建立在这座城市，目的是使用当时接触世界最具有战略意义的途径。

丹尼斯·约翰逊博士 Dennis E. Johnson

使徒行传并没有一五一十告诉我们为什么使徒保罗把他宣教旅程的基地安排在叙利亚的安提阿，而不是耶路撒冷，但我认为我们可以推论出一些事情。关于

我们对叙利亚的安提阿的认识，这是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市，仅次于罗马和埃及的亚历山大。这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东西方汇聚。它靠近一座港口，也是非常重要的通道，可以去到地中海，以及西部和罗马帝国周围的港口。我认为更重要的就是这事实，我们在使徒行传 11 章看到，在这座城市当中，上帝建立了一家不仅由犹太信徒组成，而且是在叙述当中第一次，其实是由大量来自异教背景的外邦人组成的教会。我们知道这一点，部分是因为人首先是在安提拉称他们是基督徒，这是非基督徒的异教徒用来描写这一群人的说法。一个不信的犹太人不会称他们是基督徒，因为这就会认同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但是我们看到一座有异教背景的城市，认识这到一群特别与众不同的人群，是属于基督的。然后我们去到使徒行传 13 章，保罗和巴拉巴首先被差派出去，那里列出了一份领袖名单，他们自己也是来自于大城市，有国际化背景——来自塞浦路斯的巴拿巴，另外一个人来自北非的古利奈，一位名叫尼结，黑的意思，也许也是一位非洲黑人，当然还有来自基利家大数的保罗，这是在应许之地以外的地方。因此这里有一家教会和教会的领袖，已经接触了国际化、跨文化的传福音活动，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发起地点，把福音传播到西方。

查尔斯·夸尔斯博士 Charles L. Quarles

保罗把他的宣教工作基地建立在安提阿，而不是耶路撒冷，这有一点点让人惊奇。我们本来期望耶路撒冷是宣教活动的中心，但事实就是，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开始向外邦人做外展工作的时候，只是不情愿去做的。一开始的时候，上帝要使用逼迫分散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基督徒，让他们去到外邦人世界的各个地方。在司提反殉道之后，他们逃到地中海地区的塞浦路斯，北非现在利比亚的古利奈，叙利亚的安提阿。但是使徒行传 11 章 19 节说，即使这时候，这些犹太信徒也只是与犹太人同胞分享福音。但最终，一些在塞浦路斯和古利奈初信的人去到叙利亚的安提拉，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安提阿大量的外邦人归信。不久，巴拿巴从耶路撒被派向北、去到安提阿，坚固这些新信主的外邦信徒的信心，最终，他去到大数，寻求使徒保罗的帮助。有大约一年的时间，保罗和巴拿巴共同教导安提阿的外邦人信徒，然后教会差派他们出去进行第一次宣教旅行。安提阿是一座很有意思的城市，是当时世界上第三大城市，仅次于像亚历山大和罗马这样的城市。这是一个文化交汇的熔炉，因此其实是理想的地点，作初期教会重要的宣教差派中心。我们在安提阿的教会看到有多种族的教会领袖团队，在教会的长老当中，我们看到有犹太人，有外邦人，甚至有一位非洲人，称为尼结的西面，尼结在拉丁文的意思是“黑皮肤的人”。这教会服事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其实是作为跳板发挥作用，把福音带给万民。

使徒行传 15 章耶路撒冷会议解决了什么问题？

乌亚尼·斯都博士 Vuyani Sindo

使徒行传 15 章的耶路撒冷会议对于外邦基督徒的身份来说意义重大，因为问题就是，因基督教信仰始于耶稣基督，他成就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意味着整个

故事更多是犹太人的故事和一种犹太人身份，你如何对待那些并不是这故事一部分的外邦人？他们是否首先需要归信犹太教，还是他们也可以作为外邦人接受耶稣作为他们的主？我们在耶路撒冷会议看到，就是现在外邦人可以接受耶稣基督作他们的主和救主，和犹太人有同样的地位。这会议清楚表明，如果他们领受了罪得赦免，他们已经受洗，所以他们无需，例如说受割礼，成为犹太人。因此，对我来说，耶路撒冷会议意义重大，因为它意味着现在外邦人不是上帝国度的二等公民。

孟天牧师 Timothy Mountfort

使徒行传 15 章一开始就问，在割礼方面，外邦归信的人要做什么。他们需要受割礼吗？还是他们不需要受割礼？所以这成了有争论的问题，最终传到了耶路撒冷会议。在使徒行传 15 章，当时其实讨论了这问题，说我们并不要把让外邦人跟从上帝变得太难。因此，他们列出给外邦人的一些非常简单的指引。因此，在开始的时候，割礼这整个问题成了讨论这问题的契机，到最后，其实变成了某种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在一种意义上让外邦人跟从上帝变得更容易？

艾伦·哈尔伯格博士 Alan Hultberg

学者用一些不同方法来解读使徒行传 15 章，但在我看来，首要的要解决的问题，一开始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外邦归信的人是不是需要受割礼，才能成为教会真正的一分子。对这问题的基本回答，就是不，他们并不需要受割礼。这就是说，外邦人并不需要成为犹太人才能成为教会的一分子。教会是超越犹太教的。然而，耶路撒冷会议要求他们避免吃血和勒死的牲畜，避免献给偶像的物，避免性淫乱。因此这问题变成，为什么强调外邦人想保留的这些特别元素？我认为这些是会让犹太人讨厌外邦人的那种事情，例如，为什么一个犹太人不愿意和一个外邦人一同吃饭交往，为什么一个犹太人不愿意去到一个外邦人家，等等。他们害怕在礼仪方面变得不洁净。在初期教会内部，仍然有一些犹太人遵守旧约圣经关于洁净的律例……因此，耶路撒冷会议决定说，外邦人需要避免一些不必要冒犯他们犹太人弟兄姊妹的做法。

丹尼斯·约翰逊博士 Dennis E. Johnson

在使徒行传 15 章，耶路撒冷会议其实解决了那至关紧要的问题。当一个外邦人出自一种非犹太人背景，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新入教者归信犹太教，但他是出于异教信仰的背景，现在在新约之下，他必须做什么，才能成为上帝百姓的一员？特别是，他是否必须受割礼？这割礼是一个外邦人要成为犹太人群众的一员就必须接受的几样元素当中的第一样。当然，因着彼得提醒众长老和使徒，上帝通过他在哥尼流家中做的事，通过保罗和巴拿巴汇报上帝如何让外邦人加入教会，通过雅各汇集整本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这次会议对这问题的回答，就是绝不可要求外邦人受割礼，或遵守其他任何让以色列和其他民族有别的礼仪不同点。现在，会议也一并敦促外邦人，他们必须让自己和异教信仰的宗教习惯分别出来，不吃献给偶像的肉，不喝血或吃勒死的牲畜，这些都是异教宗教

敬拜的一部分，也不要性方面的淫乱，普遍而言……这次会议建议，每一个人，犹太人和外邦人，需要使用他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建立基督身体的其他肢体。

除保罗以外，其他使徒如何帮助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和犹太以外的地方？

约翰·汉纳博士 John Hannah

我们在圣经文学整体之内找到线索。我们看到彼得的线索，很明显，他把福音带给哥尼流。资料很稀少——新约圣经地理方面的资料很少。肯定的是，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住在以弗所，被流放到拔摩海岛。我们看到他写信给七间教会，因此我们对这种传播有一定的认识。然后，你依靠传统，传统告诉我们，例如彼得和保罗，虽然我们会说他们并不是罗马教会的奠基人，却肯定在早期罗马教会当中有突出地位……传统说多马把福音带到印度。因此，实际上我们知道得非常之少，但是我们看到有一场浩大的运动。我自己的理论就是，新约圣经强调罗马士兵，这并不是无缘无故。这些人去到全世界，我认为就这样把福音带出去。因此，有一个奇妙的故事，我们当中的人在上天堂之前，没有一个人能知道这故事。

早期教会会有什么做法，让信徒的身体达至合一？

丹尼·阿金博士 Danny Akin

如果你要看到合一的信徒的身体，就要去到使徒行传，再一次看 2 章五旬节那一节，你会看到在五旬节之后，他们聚集在一起，听从使徒的教训，这就是说，他们在教导上帝的话语。他们聚在一起掰饼，这肯定包括主餐，我认为附带也有洗礼，但也有团契。他们也彼此看顾，彼此服侍，他们发挥上帝赐给他们的恩赐。当然，我也会去看以弗所书 4 章。因此，圣道、福音、条例、互相相爱和关心，就把这身体像一个家庭那样召聚在一起。当然，如果你要思想，是什么让一个家庭合一，就请看这一点。同样这是和让基督身体合一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以马德·舍哈德博士 Imad Shehadeh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早期教会相信的人，因着基督通过福音信息所做的事，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就有大喜乐，还有教会共同对基督有极大敬畏。他们的眼睛从水平视角转移到垂直视角，去看基督。这大大让他们合一……另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关心撒玛利亚人。使徒去到撒玛利亚人那里，肯定撒玛利亚人是基督身体，就是教会的一部分。没有这探访，我们可能就会有两个身体——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了，可能就会造成一种分裂……因此，合一是一围绕福音信息实现的。当然，还有其他做法源自于这种合一。例如，初期

教会的人，他们凡物公用。有诚实、敞开，他们在受苦当中感同身受。没有受苦的人为受苦的人祷告，他们所有人都彼此看顾。他们作为一个身体、一个团队活着。这教导我们，今天即使我们有许多宗派，我们实际上是一个身体，我们需要聚焦在我们之间的共同点上，聚焦基督和福音之上。当我们聚焦这一点，我们就让事情有正确的顺序。这就是早期教会的榜样。

拉斯·纽曼博士 Las Newman

早期教会给身体带来真正合一的做法，包括了一些事情。首先，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相信的人聚集来听使徒的教训。因此，彼得作为一位使徒，在五旬节站起来，讲了一篇讲道。他的讲道有经文根据。他开始：“这是约珥说的话，”他回到旧约圣经，在那里挑出经文，把经文和五旬节的经历联系起来，然后做出应用，因为他开始说：“这就是约珥说过的，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你们需要对此有所回应。”他们的良心刺痛，说：“我们要做什么？”彼得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你知道吗？他可以算是一针见血。因此，讲道，使徒的讲道，是实现合一的一件事。他们聚集来听使徒的教训……接着团契，你知道的，希腊文是 *koinonia*，聚集在一起，使徒的团契。食物很重要，总是有人吃饭。他们在家中聚集，在彼此的家中，他们吃饭，他们庆祝，他们唱歌，他们听道，他们一起祷告。因此，团契，团契带来教会的合一，团契是围绕着教导，围绕着彼此委身耶稣，相信他是弥赛亚。这是一件让人合一的事情，他们在这里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群聚集在一起的人，是核心，一个共同体，围绕一个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一个人，这人就是耶稣。我认为耶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还有五旬节，我认为这些意义重大的现象让人深信，这是真实的，这是某一样超自然的事情，这是某一样特别的事情。如果我们要和它产生联系，如果我们要相信这件事，我们就需要聚集在一起。

这样，有教导，有团契，但是第三，洗礼非常重要——悔改和受洗，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这样。这就是彼得说的：“你们要悔改，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所以，洗礼是一种公开的行动，和这些人，这共同体，如果你喜欢这么说的话，这新的制度，就是教会联合在一起。这是你的进入点，这是你归属的要点。你受洗加入这共同体，这是让人合一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受洗，你就不完全是我们的一部分。如果你不相信使徒的教导，你就不完全是我们的一部分。这些是让初期教会合一的指标。还有祷告。他们每一件事都会祷告，他们会向上帝敞开，感谢他，求他，请求他，信靠他。所以祷告，基督徒的祷告生活非常非常重要。这些营造出合一……当然，随着时间推进，在教会当中营造合一的其中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选立领袖——使徒，教会中的监督，执事，长老会。最终，从使徒行传第六章开始，随着事情增多，人数增多，问题也出现了，你需要领袖做决定，你需要领袖做组织的工作。因此，教会的领袖变得很重要，这是初期教会当中另一个合一的因素。

查尔斯·夸尔斯博士 Charles L. Quarles

早期教会有一些做法促进信徒的合一。这些包括像一起查考圣经，一起祷告，赞美主，一起唱赞美诗这样的事情，就像我们在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看到的那样。但是一些别的特别事情，就像同享主餐和爱筵——爱筵的焦点是基督徒的合一——在有需要的时候彼此分享资源。这和使徒行传前几章分享财物类似的事情有关，但是也与其他事情，比如保罗在外邦人教会当中收集救济的奉献，在饥荒和有极大极大需要的时候帮助在犹太的犹太人信徒有关。这种分享建立教会的合一，让两群在许多方面非常不一样的人，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让人惊奇的是，我也认为教会纪律惩治对基督身体合一做出了贡献。保罗对提多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他对那些不断制造分裂，似乎不在上帝家中挑起麻烦就坐立不安的人说了严厉谴责的话。使徒保罗说，我们完全不能容忍这一点。基督身体的合一太重要，当一个人行事分裂的时候，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这也包括基督教领袖这一方要警醒守望。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敦促以弗所的长老警惕，防备那些要攻击羊群凶残的狼。凶残的狼不仅用他们虚假的教导伤害羊群，而且也让群羊分裂。保罗敦促带领的人要保护上帝的家，让上帝的家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

优西比乌的作品在帮助人认识初期教会方面有多可靠？

司科特·曼那博士 Scott Manor

优西比乌是一位教会历史学家，他是一位有特别视角的历史学家，看待在第四世纪他那时候之前发生的事件。他在他著作开始的地方说，他要写关于上帝信实的历史。他要写教会成功的历史，虽然教会与罗马有冲突，尽管有因异端而来的神学冲突。因此，他看历史和他写历史，是在讲上帝得胜的故事，在这方面，他是有偏颇的。他以一种正大光明的基督教方式写作。因此，今天学者看优西比乌，你看他说的一些话，他们会觉得懊恼，因为他明显采取了一个具体的视角。所以他们说：“他只是在讲他这一方的故事，因此完全不值得信赖。”因此，我认为要说一些事情，确保我们来看优西比乌和他作品的时候，是考虑到这个事实，就是他从一个特定角度说话——我认同的一个角度——但也许要采用“信任，但要验证”的进路。他所说的，只是因为出于一个具体视角讲的，就并不必然是错的。他所说的很大部分是准确的，得到其他基督徒，甚至在他所讲的教会历史进程中非基督徒作品的证实。然后，也有一些时候，你可以看到优西比乌是在编撰一些信息，填补他知识的空缺。当然，不好的地方，就是事实是，他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们，所以，作为研究类似像优西比乌这样的人，研究他们作品的学者，我们需要去看待他作品说的话，按字面的意思看待，如果有理由怀疑他说的一些事，我们就能把这一部分剔除出去。但是，他所说的有大量内容已经证明是真实的，已经证明是准确的。就这样，优西比乌是第一位按年代编写教会历史的人。他是教会历史之父，因此，无论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还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对我们认识初期教会发生的事情来说都具有极大价值。

迈克尔·海金博士 Michael A. G. Haykin

在新约圣经时期之后，教会第一位主要的历史学家——我们很有可能要把路加看作是一位历史学家——就是人称之为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这人生于主后 260 年间，死于主后 330 年间。他写了一部教会史，包括了初期教会在二、三世纪发展的大量信息，为我们包括了大量的第一手来源，如果没有加进去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近年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记载的发生在他之前的事件是否可靠。和每一位历史学家一样，他有感兴趣的事，他有聚焦点，他有强调的地方，他有要让读者知道的事情，因此他向他来源资讯提问。他引用了一些不同的来源，没有引用其他来源。因此当中存在着一种偏颇。他有一种视角，是他要极力推崇的。但虽这么说，优西比乌是可以验证的，他引用的话，他从其他作者引用的话是可以使用独立来源加以察验的，他往往是非常可靠。因此，大多数使用二、三世纪早期材料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当我们没有材料的第一手来源的时候，我们倾向会依靠优西比乌，通常来说，他是一个可靠的资料来源。

犹太人领袖是怎样看待第一批归信基督教的人的？

约翰·汉纳博士 John Hannah

犹太人领袖看初期的基督徒是反对犹太教，他们定义犹太教是建立在旧约圣经之上的一套原则和律例，因此看他们是“不忠”。因此，犹太人不是立刻，而是渐渐，经过一段时间排挤最早期的基督徒，特别是犹太人基督徒。所以你看到有希伯来书，这卷书劝勉，因为犹太人对基督徒怀有敌意，所以基督徒要在真道中坚忍，而不是回归到犹太教的圣殿会堂体制。所以，一开始有敌意，我认为，这要一直发展到主后 132 年的巴尔·科赫巴起义，在那次起义当中，犹太国家被与罗马的第二次战争摧毁。

约翰·麦斯磊博士 John E. McKinley

第一世纪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关系一开始还算可以，然后，从那时候起开始恶化。一开始，所有第一批基督徒都是犹太人。我们看到有使徒，他们当中很多人在那之后，他们看自己是相信弥赛亚，成全了犹太教。一开始，这对会堂和那一种事情来说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你看到在希腊世界当中有一些地方已经建立了会堂。犹太人在外邦人中赢得一些人皈依，他们称为是皈依的人，或敬畏上帝的人。通常情形就是，一家人变得依附于会堂。妻子、母亲和儿女要成为以色列人，因为并没有很强烈的要求，要孩子接受割礼——女性不需要受割礼——他们愿意接受礼仪洁净的饮食，这被认为是以色列对他们的一种延伸。但是男人不愿意受割礼，他们希望保留继续作敬畏上帝的人。因此，当福音通过保罗对人传道来到，这不仅是更准确跟从上帝，通过基督认识上帝的方式，还是一种更容易得多、更有吸引力的方法，因为现在人无需受割礼，无需接受犹太人的文化形式，如礼仪洁净的饮食，因此不仅仅是父亲离开了会堂，而且还是全家离开。因此，这让犹太人非常懊恼，别人看他们

是失去了自己人，那些人成了基督徒，因此这种因损失带来的嫉妒，加上犹太人认为基督徒传讲亵渎的事，就是说弥赛亚是上帝之子。因此这种事情引发了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很多的张力，除此以外，犹太人因相信一种古代宗教，在罗马之下有一种受保护地位，他们并不喜欢基督徒沾这地位的光。所以他们要让自己与基督徒拉开距离，这就让基督徒暴露在逼迫面前。因此，这种不合作和彼此竞争的行动，让关系变得确实恶化。最后，当耶路撒冷在主后 70 年被毁，基督徒终于解释说，在一些时候和地方，作为上帝对以色列的审判，他拒绝了犹太人，这很有可能是回应他们自己经历的犹太人对他们的敌意。因此，历史、文化和改变，可以算得上是一起发挥作用，从一开始就把犹太人群体和基督徒群体撕裂开来。

第一世纪罗马对基督徒的逼迫有多广泛和严重？

唐纳德·费尔拜恩博士 Donald Fairbairn

人讲到罗马帝国早期对基督徒逼迫的时候，人要知道的某一种背景，就是你会说的这故事的“主日学版本”。按照这故事的主日学版本，基督徒总是，并且在每一个地方受到残酷逼迫，被迫转移到地下。这种主日学版本不是错，但有一点误导人，因为第一世纪的逼迫通常来说是非常零星的。罗马人花了相当一阵子才意识到基督徒和犹太人有一些不一样。而犹太教在罗马帝国是一种受保护的宗教，因此在大部分时间，基督徒并没有遭受罗马人非常严酷的逼迫。

但这有两大例外。第一就是在主后 64 年到 68 年尼禄之下的逼迫。在主后 64 年，罗马发生一场大火，摧毁了大部分的城市和大部分的皇宫，有谣传说是尼禄他自己引发了这场大火，因为他要重建他的宫殿，让它变得更宏伟。为了平息这些谣传，他就需要一种替罪羊。他责怪基督徒，让罗马城里和周围的基督徒受到非常严重的逼迫。这逼迫期间，保罗和彼得都失去了性命。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这并不是是一场帝国范围的逼迫，它只局限于罗马城里或罗马附近的地方。

第二次大逼迫在主后 90 年代，在皇帝多米田 (Domitian) 之下临到。多米田实际上是第一位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要求人把他当作一位神来敬拜的皇帝。之前，皇帝要求人在他们死后拜他们的灵，看他们是众神的灵当中的一位。但是多米田要求人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把他当作一位神来拜他。他逼迫拒绝这样做的基督徒。多米田的逼迫只是在小亚细亚西部地方才非常严酷，启示录七教会就在那地方，当时约翰在那地方的以弗所居住，因此在逼迫期间，按最常见的说法，在这逼迫期间，约翰被流放到小亚细亚西部海岸以外的拔摩岛上。

柯瑞格·凯纳博士 Craig S. Keener

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有个别的人有时遇到逼迫，但是对基督徒大规模的逼迫，其实是在罗马人之下，始于主后 64 年左右的尼禄。罗马发生了一场大火，人怀疑尼禄纵火，无论是不是——你知道的，人很容易怪罪领袖——尼禄需要替罪羊，而基督徒是足够小的一群人，但也足够大，这让他们成为合适的替罪羊。因此，尼禄开始活活烧死基督徒，在晚上点亮他皇宫的花园，把其他基督徒喂给野兽吃，等等。因此，数以百计，也许数以千计的基督徒在这时候遭尼禄屠杀。你可以在塔西佗的《编年史》15.44 处看到这一方面的内容。在多米田之下也有另一次主要的逼迫浪潮。在启示录我们看到有两家教会，士每拿和非拉铁非教会面对逼迫。我们在启示录 2 章 13 节看到在别迦摩的另一家教会，有一个人已经殉道。但是大部分，教会的大多数面对的不是逼迫，而是同化的危险，向正在其他地方伤害他们弟兄姊妹的同一世界体系的价值观妥协的危险。因此，逼迫不是同时在每一个地方发生，但很有意思的是，遭逼迫的教会得到主的嘉许，因为我认为，当我们为我们的信仰付出代价，我们就需要热心维系这信仰。如果我们没有受到逼迫，我们可以向我们受逼迫的弟兄姐妹学到很多事情。

陶德·约翰逊博士 Todd M. Johnson

第一世纪罗马对基督徒的逼迫，实际上相当集中在一两个地区，特别是如果你想到尼禄对基督徒的逼迫，这实际上只发生在罗马帝国一个非常小，也许是最重要的角落。很有意思，并且让这故事变艰难的，就是在接下来几个世纪一浪接一浪之下，对基督徒的逼迫扩展得越来越广阔，越来越广阔，越来越广阔，因此到了第三世纪戴克里先的时候，这已经是全帝国范围的逼迫了。

什么是诺斯底主义？

肯·克思礼博士 Ken Keathley

诺斯底主义可以算得上是初期教会面对的第一种明显异端。它混杂了基督教、希腊哲学和东方神秘主义，最终否认，首先，它否认受造界的美好，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否认耶稣基督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人。事实上，他们教导说他是一个幻影。它否认受造界的美好发展到一个地步，以至于许多诺斯底主义者否认创造这世界的旧约圣经中的上帝，就是新约圣经中主耶稣基督的父。因此，我们在诺斯底主义当中看到这种企图，要把基督教信仰变得可以被人接受，将它与新柏拉图主义融合在一起，他们这样融合的方法，就是完全重新解释圣经。他们相信有这种奥秘的意思，是在经文之上，只有那些有这秘密知识——因此是“诺斯底”的人，意思是那些有秘密知识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关于耶稣的一切事情。

史蒂夫·麦金宁博士 Steve McKinion

诺斯底主义这一说法可用于一些不同的世界观，它们都同属一大类。它是相当多样，但它们称为“诺斯底”，这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他们相信使

徒误解了耶稣的信息，正典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即我们说的新约圣经当中，错误传达了耶稣来传讲的信息……当使徒传讲说耶稣是完全的人，使徒是在误传他，因为对诺斯底主义者来说，上帝不可能与那是物质的，是身体的联合。因此，上帝是一个灵，如此美好，他不可能接触任何是物质的，因为对诺斯底主义者来说，物质的事情是邪恶的。那么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他们需要取消新约圣经讲的耶稣是活出一种人生命的上帝，他是真正的人的这种信息。耶稣他行走，他坐船，他会饥饿，变得疲倦，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诺斯底主义者，这些我们称为诺斯底的不同群体不愿接受的。但是，他们仍想传讲得救的一个版本，他们要称自己是基督徒。因此，他们所做的，就是建立一种得救之道，与上帝和好之道，不是通过耶稣，而是通过耶稣传讲的一种秘密信息，只有一些人能秘密知道这信息，他们将这信息传递下去。诺斯底主义者就是那些明白这秘密信息的人，就像密码，他们可以用来上天堂。相信使徒信息的基督徒，那些反对诺斯底主义基督徒，相信使徒信息的基督徒，他们传讲说我们是通过耶稣的死，他的埋葬，他的从死里复活而得救，所有这一切都与身体相关，是实体的，我们的得救也是实体的，我们的身体要复活。有一天在新天新地我们要有荣耀的身体。但是诺斯底主义者和诺斯底主义传讲说，我们的身体与得救无关。实际上，它们妨碍了得救。对诺斯底主义来说，得救是摆脱这些身体，身体就像监狱的牢房，我们得救脱离这一切，为的是让我们的灵魂或我们的灵能上天堂。所以诺斯底主义是一种假宗教，宣称自己是基督教，传讲一种不同的福音，呈现一位不同的耶稣，与使徒传讲的那一位，我们在正典福音书看到的那一位不一样的耶稣。

哥顿·以撒博士 Gordon L. Isaac

诺斯底主义者是很有意思的人。一方面，他们爱耶稣，他们无论如何都爱新约圣经的一部分，但他们对旧约圣经的上帝就不是如此确定。他们深信旧约圣经的上帝并不是一位真上帝。他们认为，耶和华，旧约圣经的上帝看起来有一点愤怒。另外，他是一位与物质有关的上帝，而诺斯底主义者深信，一位真上帝不会和物质有任何关系。因此，他们企图表明自己对真信仰的理解，就排斥了旧约圣经上帝的观念。马吉安是一位相当富有的船主，他读圣经，是用他的剪刀来对待圣经，把整部分旧约圣经减掉，只留下一卷经过剪辑的路加福音的版本，还有保罗书信，说：“这些是我们的圣经。”他根据这些圣经为基础，进而建立起他自己的各家教会。基督教教会反对这一切，有几件事要说。爱任纽说过，首先，这并不是你们的圣经，你们非常严重误用了圣经。第二件事就是：我们敬拜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上帝。他反对诺斯底主义者对耶稣的教导，说，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认识我们所有教导耶稣的教师，因此人不需要关于耶稣的秘密知识……我们就是这样有了使徒传承。“我们从一开始就认识我们所有的教师。”这是一道护栏，反对他们这种他们有秘密知识这观念的任何想法。不是的，教会认识耶稣，他在四福音书中表现出来，新约圣经书信没有问题……基督徒认识到，我们持守的信仰断言上帝创造天地。基督徒知道，拯救并不是得救脱离身体或脱离这地球的拯救，我们而是盼望我们的身体救

赎。我们等候一个新天新地。因此基督教信仰和诺斯底主义之间的对比其实是非常强烈的。

斯蒂芬·巴格比博士 Stephen Bagby

诺斯底主义者要强调的是理性、思想和理性生活。他们是从非常理性的角度看得救，因此他们要强调非物质，强调非物质的领域，过于物质领域。他们算是相信……你可以描述它是一种过分属灵化的对基督教的认识……因此，基督教教会当中有伟大的教师，就像亚历山大的奥利金，革利免和其他像爱任纽这样的人，他们写书挑战诺斯底主义者和驳斥诺斯底主义者，确实努力挑战他们，要他们从更整全的角度看待基督教信仰——不仅仅是非物质的，还在于认识到我们如何需要接受创造界。因此，这种对诺斯底主义的挑战，是在于如何正确解释圣经。很有意思的是，诺斯底主义者看圣经是具有权威。他们看圣经对他们的生活具有权威。但这方面的大部分，是落实到如何解释圣经——对圣经的正确解释。因此，诺斯底主义者所做的，就是取了某些圣经经文，他们脱离上下文看这些圣经经文，不看整体。第二世纪像爱任纽这样的人所做的是，就是挑战他们去思想他所说的整全拼图，看整个画面，整个圣经故事，诺斯底主义者如何重新安排他所说的这拼图的一小块一小块。因此，当脱离上下文看经文，经文就可以表明你要它们表明的任何意思。这就是诺斯底主义者在二、三世纪所做的是。爱任纽努力在整个故事的光照之下，把经文重新放回上下文，他做这件事的时候非常成功，在这过程当中，确实在很多方面确立了我们所说的圣经神学的根基，认识到两约，旧约和新约圣经是统一的，认识到圣经故事是一个故事……很多人有时候会用非常个人化或归纳式的方法来看解经，他们常常脱离上下文来看一些经文。我认为，我们要学会的一个教训，就是想到解释圣经和圣经权威其实在很多方面是并行的。因此，我们需要思想我们怎样解释圣经，因为你可以非常尊崇圣经，但你会有错误的解经，错误的解释圣经的方法，你真的可能走在一条路上，如果不小心，就变得像二、三世纪的诺斯底主义者。因此，诺斯底主义是初期教会一个非常困难和挑战的现象，但这应当为我们今天提供教训。

雅各·史密斯博士 James D. Smith III

很多人会说，诺斯底主义是人性的一种冲动，要问这个问题：“身体和灵魂有什么关系？”因此，诺斯底主义者基本来说是二元论者，就是说，身体和灵魂价值并不相同，他们把他们看作是属灵的领域放在优先地位，而把物质领域放在较次要的地位，常常把它看作是邪恶的。因此，来讲所谓的“基督教诺斯底主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位耶稣，他的脚从来没有触碰地面。我们有一位只是灵魂的耶稣，没有道成肉身，道没有成为肉身，这是灵魂的耶稣来传递秘密的知识。因此，例如你会看到有一卷次经，名为《约翰行传》，当中讲到使徒约翰在山上一个洞里，俯瞰加略山，这位是灵魂的耶稣向他显现，不是带着身体，而是有一种形状，向他传递这事实，就是耶稣他自己并没有钉十字架，这根本没有发生在他身上。事实上，约翰应该保持在接收状态，因为有一种秘密知识要来到。在这一部分结束的地方说，约翰从那里下去，取笑其他所有

人，因为他意识到，他有真正的知识，秘密的知识，懂得如何在灵里调整到上升的不同程度，要带领他进入荣耀。这是一种实力强大的运动，并不是各种形式的基督教所独有的，但这是一种冲动，例如体现在犹太教和其他宗教当中。

诺斯底主义的宗教和哲学根源是什么？

雅各·杜博士 James K. Dew, Jr.

诺斯底主义是早期教会一种异端，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回古代的世界和古代的哲学家，特别可以追溯到柏拉图身上。柏拉图参与了两种不同类型主题之间的一场辩论。第一，物质主义者和非物质主义者。一些人说，现实除了物质，什么也不是；然后一些人说，现实除了非物质，什么也不是。然后也有一种争辩，事物究竟是改变的，还是事物不断保持原样。所以，柏拉图回答这些问题，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事物。你看到有称为“形式”（forms）的非物质事物，你看到有像桌椅这样的物质（称为“质料”matter）。座椅代表或反映的是形式本质，因此他说有两种程度的现实——物质的事情和非物质的事情。对柏拉图来说，物质的事情是坏的，非物质的事情，也许属灵的事情，是非常好的。

在第一世纪的基督教信仰当中，诺斯底主义基本上是柏拉图主义观念的一种放大和扭曲的形式，诺斯底主义者言之凿凿地说，物质的事情是坏的，属灵的事情是好的。那么，当他们来看耶稣基督这个人的时候，他们把这教义应用在他身上，他们说了类似这样的话，就是耶稣不可能是完全的人，因为这意味着物质性，而物质性是邪恶的，是坏的。因此他们否认这种类型的事情。我们看到诺斯底主义出现在一、二世纪，一直存在到三世纪。我们看到在早期教会的一些辩论当中，人对它有所争辩，我们甚至看到圣经第一批书卷对此有所说明，例如就像歌罗西书，例如就像约翰一书，它们非常清楚表明，耶稣这人，有着物质的身体，是完全的上帝，人可以触摸他，可以听到他说话，可以看见他。因此，诺斯底主义这种观念认为，物质是坏的，他们把这应用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当然诺斯底主义把这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它说了类似的事情，人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并不重要，因为身体其实并不重要。只有在人灵魂里发生的事情，人属灵的方面才是重要。

迈克尔·海金博士 Michael A. G. Haykin

诺斯底主义是一个术语，本于希腊文 *gnosis* 这个单词，这词的意思是“知识”，在一种意义上，持守这种观点的人论证说，得救是靠知识。诺斯底主义是一种极端的宇宙二元论，把事情区分为那是好的，本质是好的——也就是说，属灵的，非物质的，以及那本质是邪恶的，不可能得救的——就是物质领域。因此，物质的书本，石头，我的身体，它们都是物质的，它们最终来说注定要被完全摧毁的。诺斯底主义者论证说，能得救的是灵魂，也只有灵魂。因

此你会发现，例如他们否认道成肉身的真实性。我们在约翰一书和约翰二书看到关于这一点的证据……进入第二世纪的时候，诺斯底主义完全成形，论证说得救的是灵魂。对于诺斯底主义者来说，有某种类型的人，就是他们自己，他们里面有来自上帝的火花。他们创造了这种神话，按照这种神话，在过去某个时候，上帝的一些部分脱离了上帝，住在人的身体里面，变成了他们的灵魂。在某一个时候，诺斯底主义者变得晓得他们里面的神性。他们变得晓得，他们有这上帝的火花，或来自于上帝的灵魂，那么这知识按其本身就是使人得救的。因此，他们可以使用基督教信仰的说法，他们可以讲到拯救，他们可以讲到归信，但他们指的是非常不一样的事情。对诺斯底主义来说，得救是他们里面得到的知识，一种来自上帝的火花，在死的时候，上帝的火花回到上帝那里，仿佛被重新吸收进入到上帝里面。

对大多数诺斯底主义者来说……当我们使用诺斯底主义者或诺斯底主义这说法的时候，我们想到是大量的群体，他们当中很多人没有什么共通之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我们看到基本上是普遍接受同一类型的前设。对大多数诺斯底主义者来说，光照他们，或赋予他们知识的那人是耶稣，因此耶稣的侍奉，重要的并不是他的死和复活，他代罪受死，他为相信之人的复活，而是他作为一位教师发挥的作用。因此，耶稣成了一位教师首要的榜样。那么对许多诺斯底主义者来说，他们思想福音书记载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否认道成肉身。在诺斯底主义者对基督生平、受死的一些叙述当中，他们否认他的死是真实的，实际上论证说，真正的基督，真正的耶稣，在死之前他的灵脱离了身体，另外一个人代替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很有意思的是，例如，古兰经有诺斯底主义这信念的一些残余……1940 年后期，在埃及一个叫拿戈玛第的地方，人发现了一些诺斯底主义纸莎草文献，引发了当代人对诺斯底主义的兴趣。对西方世界很多人来说，这些文件非常切合西方许多人已经接受的一种不断演化、无定形的灵性。因此，你看到我们称为诺斯底主义的这种非常非常大错误的一些方面再次兴起，让人惊奇。

什么是孟他努主义？

司科特·曼那博士 Scott Manor

孟他努主义这名称，我们是用来指早期教会的一种异端，后来人给它起的名字。在他们活跃的时候，人把他们称为“新预言”。我认为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什么是孟他努主义。这新预言是由一个名叫孟他努的人驱动，孟他努主义由他得名，还有两位女先知和他一同工作，她们的名字是马克西米拉和百基拉。因此他们是源自于小亚西亚，他们宣称保惠师已经来，降临在他们身上，这样，他们就说出这些话来；他们以一种在身体方面非常独一无二的方式说出这些预言。他们会在地上打滚，他们会说出一些事情，说这些话实际上是上帝的话语，通过他们说出来。它们是保惠师的话。因此这引发出这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是，我认为保惠师在五旬节的时候已经来了呀？”因此，他们会说

的，就是保惠师和圣灵之间实际有一种分别。他们会说，现在圣灵在五旬节来到，但保惠师实际上是真理的新时代，这预言的新时代，现在终于通过孟他奴和他的女先知启示出来。

这在初期教会内部引起极大动荡，这有几个原因。这迫使他们想清楚他们自己对上帝自我启示的理解。例如，这迫使他们认真思想预言的性质。预言还活跃存在吗？为什么孟他努主义，为什么孟他努主义被定罪，当成是一种异端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孟他奴和他的女先知身上发生的预言的性质，和你在旧约圣经看到的预言性质很不一样。因此，上帝通过古时候先知说话的方式，不再是像孟他努这样的人的情形。不仅预言的性质，还有孟他努所用的言语，也在一些时候与耶稣关于他自己的教导相冲突。因此，预言话语的性质和预言话语的内容，最终都让教会说，孟他努主义，这新预言，并不是人应该接受当作正统信仰的事情，而是某样异端的事情。

肯·克思礼博士 Ken Keathley

第二世纪后半叶，有一个人叫孟他努，他宣称是一位先知。他会领受狂喜不已的出口说话。事实上，他会进入一种神志昏迷和抽搐的状态，在这时候，他会说出他认为是预言的话语。有两位妇女，百基拉和马克西米拉也与他一道发预言。他们发出一些预言和预测，说耶稣基督要马上再来。他要在他们住的地方，当时的小亚细亚，今天的现代土耳其建立新耶路撒冷。因此这场运动吸引了大量的人关注，有大量的追随者，其中一位并非最小，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特士良最终成为一位孟他努主义者，因为他被他们严格的道德主义吸引，耶稣基督随时再来的观念，听起来总是激动人心的预言。这被称为孟他努主义，在孟他努本人去世后不久就烟消云散。它只是延续了多几年。孟他努主义为初期教会所做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让人面对这问题，正典还是开放的吗？我们仍在领受更多的启示吗？教会的共识是，不，并非如此。

迈克尔·海金博士 Michael A. G. Haykin

许多初期基督教作者认为孟他努主义是一种异端。当代历史学家不像初期基督徒作者那样确信它是异端。孟他努主义和更主流的基督教人物之间的分别，在于圣灵工作和圣灵感动的性质这整个领域。孟他努主义者坚持说，在主后 170 年间，上帝仿佛重新浇灌下圣灵……我们从孟他努主义非常早期得到的几乎所有资料——实际上是二十多条说法或预言的陈述——它们大多数都与道德问题有关。它们根本不是在宣告教义的问题。它们与好像禁食，或如何面对逼迫这样的问题有关。孟他努主义者以殉道为荣，否认人有逃离殉道这现实，或逃离逼迫的理由。

重拾孟他努主义，再把它进一步发展起来的那人，就是北非神学家特士良。特士良被孟他努主义吸引，看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伦理问题，因此你会发现，他说了像这样的话：“孟他努主义的新预言要求人绝不逃离逼迫。”或者——这更多是拉丁文世界，而不是希腊文世界的一种创新，就是孟他努主义者，

孟他努主义要求，已婚妇女在家以外的地方要戴面纱。希腊文化是这样的。罗马文化则不一定。在讲拉丁文的北非地区，特土良论证说现在这是一种要求，这是圣灵的要求。我认为很有意思的是，初期的孟他努主义，特别是记载在特土良作品中的孟他努主义，是在激化或进一步促进他自己对圣灵的兴趣。在三位一体教义的发展方面，特土良是一位关键人物，在我看来，毫无疑问的就是，他对圣灵工作的兴趣让他对圣灵这位格产生了兴趣，因此帮助他在自己的思想里，自己的著作里塑造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三位一体的教义。就这样，孟他努主义在神学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加添了圣经；它的阐述大部分是伦理问题。但在上帝的护理之下，你在当中看到的，就是上帝仿佛使用了一支歪曲的笔画了一条直线，因为特土良在发展我们所说的三位一体教义方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人物。

约翰·汉纳博士 John Hannah

我们会把孟他努主义说成是一种原始的恢复运动，在第二第三世纪出现。它的名字源自于它主要的领袖孟他努，这是从本都来的一个弗吕家人。孟他努主义者要说明的要点，就是认定说教会原来的美好和荣耀已经衰落成为道德主义，不积极做工，懒惰，因此孟他努主义尝试回到新约圣经，恢复教会的早期生活。

雅各·史密斯博士 James D. Smith III

孟他努主义是一种有基督教特色的运动，在第二世纪兴起，许多人说是在主后 150 年。它从一位名叫孟他努的人得名，他和其他一些跟从者，百基拉和马克西米拉，两位基督徒妇女变得深信，一个新的预言世代正在开始，在这世代，预言的恩赐要得到复兴，国度要兴旺，人能更完全看到这国度，它多少以他们自己的群体为中心……他们来自罗马帝国弗吕家省，在地中海以北——他们变得深信，弗吕家这地方反正都要成为这一切的中心。但书本，包括第四世纪第一位主要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著作中的一些节选，描写的是你可以称之为的极端敬拜仪式，先知的出口说话，展示，色彩，动作，这些事本身是干扰人的，敬拜的方式，还有这问题，这些孟他努主义者所说的圣言或预言，他们是不是认为是与使徒的一些话，已经被认定具有权威性的一些初期教会作品相匹配，或平起平坐。先知的言语是否与使徒的言语平起平坐？因此，这些是意义重大的问题。一些人会说，最大的问题与其说是与正统信仰关系，不如说是与正当行为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多是与这如何活出来的问题有关。我认为我们得到的其中一样最好提示，是来自第二世纪后期的爱任纽，他竭力反对诺斯底主义运动。当他讲到孟他努主义者的时候，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在一种意义上，在爱任纽写的作品当中，他在权衡哪一样是更大的危险——身边的人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敬拜，做出口说话的事，还是消灭圣灵的感动，让圣灵对教会的生活感到担忧？爱任纽选择了一条更宽松的道路，例如更接纳孟他努主义者，超过接纳诺斯底主义者的道路。很有意思的是，我认为是从第二到第三世纪过渡的其中一位伟大的基督教作家特土良，他实际上成了一位孟他努主义者，这很有可能是在主后 206 年前后的事情。其

中一份最早期的殉道记载，是圣蓓蓓殉道的记载。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北非女性，在主后 203 年左右殉道，很多人说她也是一位孟他努主义者。合乎圣经的见证，似乎表明他们非常以基督为中心，但在他们的一些做法，例如敬拜方面，他们很不一样。

为什么一些初期教会作者，例如特土良是如此反对哲学？

林元一博士 Lin Yuan I

初代的教会对当时的一些哲学思想是有很多的意見的。因为当时希腊的时代本身哲学是非常兴旺，有各家各家的学说，所以当基督教的神学开始产生的时候，他们对基督教的神学也产生非常浓厚的兴趣，对它也有很多的批评和想法。所以这些想法有时候也进到教会里面来，就造成教会对真理有一些误解。所以当时这些使徒或教父的时代，他们必须对这些哲学有一些解释或批判，使得教会能够明白哪一些哲学是符合圣经的，哪一些不是符合圣经的。所以特土良反对哲学是反对当时的那些哲学的思想。这个跟现代哲学的定义或许有一些不同。现代的哲学是讲到思考的一个方法。但是特土良所反对的是当时那些对基督教神学有错误教导的这些哲学思想。到现在的时代也是一样的。任何的哲学如果跟圣经相抵触的，我们也是加以反对，因为那不符合圣经的真理。

我们如何理解在歌罗西书 2 章 8 节保罗似乎反对哲学的这件事情？

蒂姆·福斯特博士 Tim Foster

保罗在歌罗西，面对的是一家建立不久的教会，这教会受到错误教导冲击，我们读到的经文，讲到这种错误教导是什么。它努力要带这些人——我认为他们从前是异教徒——虽然人对此有不同看法——现在成了基督徒，现在这些犹太主义者来说：“你们需要从基督教信仰去到它在犹太教里的应验，”而不是看基督教信仰是应验了犹太教。因此人被吸引相信了这种信念。我们需要以此为背景来看歌罗西书 2 章 8 节。保罗写道：“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小学”一词，是对“初级灵里势力”的翻译，希腊文是一个词，就是 *stoicheia*。对于这词的意思，人有一些讨论，但按字面意思，它指的是“基本元素”，这里的想法，正如保罗描写的一种虚空和骗人的哲学和基本元素，是主流文化的世界观，异教文化的世界观，犹太主义者的世界观。因此，保罗在这里所做的，就是挑战他们，不要被吸引进入那些人的世界观，而是要持守他们已经受到这方面教导的基督的世界观。因此，他在这里讲的不是广义的哲学，他讲的初级灵里势力，指的并不是宇宙当中游荡的鬼魔势力，而是他只是纯粹在讲他们世界观的基本元素，他们如何看待生活这件事的基本元素，他是在说，有不同的世界观，有互相竞争的世界观，但要牢牢持守基督，当然这对我们今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教训，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主义的世界。这就

是说，有多元或多样的世界观，这些世界观越来越多来挑战我们对基督的效忠，就像这种世界观已经起来，挑战这家教会耶稣的忠心。

林元一博士 Lin Yuan I

保罗是在希腊的时代做上帝的工作。希腊的时代是有非常蓬勃发展的哲学思想。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特别是歌罗西书 2 章 8 节，他提到了这些哲学(理学)跟虚妄的这些虚空的妄言。那这些就是讲到当时的这些哲学的思想，因为当时这些哲学思想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它不是从上帝的角度来思想人整个生命里面的一些生活的态度或观念，特别它们对耶稣基督的复活、出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甚至批评攻击。所以保罗为了保护当时的教会能够得到纯正的真理的教导，所以他就批判当时那些哲学思想。这些就是一个护教的工作。现代的社会里面也是充满了很多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想，那基督教的思想家怎么样去批判，把教会或是把现代的人导正回到真理的这个道路上，也是现代的基督教思想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查尔斯·夸尔斯博士 Charles L. Quarles.

实际上，我认为保罗在歌罗西书 2 章 8 节不是反对所有哲学。根据的是这事实，就是在其他地方，像提多书 1 章，保罗实际上是用赞许的态度引用希腊哲学家，例如埃庇米尼得斯的话，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站得住脚的观点。保罗在歌罗西书 2 章 8 节反对哲学的时候，他所想的，是非常狭义的哲学，他接着在上下文中加以解释。这是建立在欺骗之上的哲学，建立在这世界基本元素之上的哲学，我实际上认为，这指的是一种受魔鬼启发的哲学，并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之上。按照这上下文，这哲学是什么？让人感到震惊的是，我实际认为他指的是犹太教，我们通常不会认为犹太教是一种哲学，但是，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却是这样认为。例如，约瑟夫的书描写犹太教是一种哲学，他论证说，这种哲学实际上是和当时希腊罗马各种哲学相媲美，把犹太教包装成一种哲学，是向不太接受犹太教信仰的听众推广犹太教的一种方法。我认为这里讲的哲学指的是犹太教，原因是保罗继续说，这有一种强调割礼、守安息日、月朔节期、饮食条例和规矩等等的哲学。所以，在这封信后来的地方，他对歌罗西人的错误或哲学的描写，完全符合犹太教，实际上并不符合任何别的事情……这并不意味着今天已经没有仍然活跃的哲学，是与这种受魔鬼启发，反对基督教信仰的观点有大量共同点的。这些哲学仍然十分活跃，我们要像使徒保罗拒绝犹太教的非基督教形式那样，对这些加以强烈拒绝。

布鲁斯·利特尔博士 Bruce Little

人经常用歌罗西书 2 章 8 节对哲学家这样说：“你不应当参与哲学，因为，毕竟看看保罗说的，保罗说你要避免遵循世界传统的虚妄的欺骗哲学。”因此，他们说这意味着不应当有哲学思辨。当然，这不是一种近期才有的讨论。我们可以一直追溯会到像奥古斯丁这样的人，甚至在那之前，人开展了一场很激烈的讨论：哲学和神学有什么关系？因此，甚至那时人就承认哲学有一席之地。我认为，只有到了相当后期的时候，我们才有这种抱怨，甚至在福音派人士当

中也是这样，认为：“你知道的，哲学其实非常糟糕，我们不应当研究哲学，这是我们不应当研究哲学的一个很好理由——因为保罗说你应当避免哲学。”关于这节经文，涉及到两件事。首先，保罗并不是说我们要避免研究哲学，他说我们应当避免特定的哲学。所以，他并不是在反对哲学这门学科，而是我们可能会认同的具体种类的哲学。然后他归类，分类，澄清，他说：“我关注的那种哲学，就是跟从世界传统的哲学，要欺骗你们的哲学。”所以，当我们思想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常常想到，我们要说，等一等，保罗并不是在说我们不应当研究哲学。他说我们不应当接受这时代的哲学。所以今天我们应当说，也许我们不应当接受后现代主义哲学或类似的事情，但并不是说我们应当完全回避哲学，因为我会论证说，哲学对神学的工作来说相当重要，有很多年的时间，他们算是看起来是一起的——你研究哲学，你研究宗教。但是，认为哲学和神学彼此不应当有任何关系的看法，这实际上是一种相当新的观念。

为什么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现在这时候，至少应该有一些基督徒去和哲学打交道？

林元一博士 Lin Yuan I

对现代的时代来说，传福音有非常多不同的对象，这些对象其实也包含了哲学家或是受过高深教育的这些人们。那我们没有办法用一般的话语就能够说服这些人相信耶稣基督。那如何能够说服他们？所以哲学的方法成为其中一种工具。因为哲学是探讨到逻辑的语言，所以我们怎么样说这个语言，使得人能够清楚明白我们的论证，我们的前提，我们的主旨，都是合乎逻辑的，这样子才能够造成一种对话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按照哲学的方法来加以论证的时候，那这些哲学家或是受过教育的思想家，他马上会觉得我们的说法根本不是理性的，不是合逻辑，那就失去了对话的机会。所以如果有一些基督徒的思想家或是神学家有哲学的训练的话，我们就能够有机会跟他们对谈，然后把福音真理清楚地用理性的方法解释给他们。那这样就可以造成他们也能够明白到底圣经的教导，还有基督教的神学是什么。这个还是非常有利的一个学问，所以我们应该鼓励一些基督徒去学习哲学，然后把福音的真理用哲学的方法向他们来解释说明清楚。

布鲁斯·利特尔博士 Bruce Little

人可以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至少对一些基督徒来说，参与哲学很重要？我认为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几方面回答这问题，也许是三方面。第一，就是曾经有一位宣教士，他是一位牧师，他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名字叫薛华，他写了二十五本书，说观念首先出自一种起点的哲学，然后在艺术当中显明出来，然后去到普罗大众，然后最终去到神学。我认为他在这方面完全正确。但是，从哲学到神学的这短短旅程，在这些日子因着我们拥有的所有这些电子设备，就变得更短一点点……第二件事是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基督徒哲学家必须与基督徒神学家展开对话，因为这是双向的。我们的哲学必须完全扎根在神学之上，我认为神

学先于任何别的事情……我首先查考我的神学，然后学习我的哲学——常常会有人问我这问题。但虽然这么说，我们也需要哲学家与神学家展开对话，确保他们的哲学符合神学。但这也是从另一个方向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哲学家与神学家展开互动，确保制订的神学——其中一些是由我们所说的推论制订的，并不是圣经明明确确陈述的——因此哲学家可以进前来说，“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神学立场会牵涉到在逻辑方面的影响？”这会带领你直接去到某个核心点，会让我们思考这立场是否与你不能妥协的基督教信仰有冲突。所以，他们确实可以帮助神学家想清楚我们建立的他们一些神学的逻辑性延伸，我要说，这些逻辑延伸是根据推论建立的。我们应当有基督徒研究哲学的第三个原因，这和我们基督徒应当参与生活其他每一个领域的原因是一样的。他们需要参与其中，为基督作见证。他们应当参与其中，作见证，作盐作光，正如我们会说，也许有一位政治家，在政治中带来盐和光，这是好的。所以，这和荷兰改革宗的人过去相信的很是一样，我认为，至少在西方，我们已经可以说是离开了一点点。因此，我要至少从这三方面回答这问题：一，观念始于哲学，它们最终要进入神学。第二件事情就是，神学家需要哲学家帮助他们看到神学的逻辑延伸。哲学家需要神学家，确保他们所说的并不违背圣经清楚的教导。然后，第三，当然就是在生活的正当领域中作见证。

丹尼·阿金博士 (Danny Akin), [美]东南浸信会神学院 [Southea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院长。

斯蒂芬·巴格比博士 (Stephen Bagby), [美]南卫理公会大学帕金斯神学院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Perkins School of Theology in Dallas], 招聘和招生主任。

雅各·杜博士 (James K. Dew, Jr.), [美]东南浸信会神学院 [Southea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思想哲学史助理教授。

唐纳德·费尔拜恩博士 (Donald Fairbairn), [美]哥顿康威尔神学院北卡夏洛特校区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Charlotte, NC], 罗伯特·库里 (Robert E. Cooley) 早期基督教教授。

约瑟夫·范汀博士 (Joseph D. Fantin), [美]达拉斯神学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新约研究副教授。

蒂姆·福斯特博士 (Tim Foster), [澳]墨尔本里德利学院 [Ridley College in Melbourne], 神学教育与塑造主任。

约瑟夫·韩德利牧师 (Joseph Handley), [美]亚洲通道 [Asian Access (A2)], 主席。

约翰·汉纳博士 (John Hannah), [美]达拉斯神学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神学研究教授和历史神学杰出教授。

迈克尔·海金博士 (Michael A. G. Haykin), [美]南浸信会神学院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教会历史与圣经灵性教授, 以及安德烈·富勒浸信会研究中心主任。

艾伦·哈尔伯格博士 (Alan Hultberg), [美]泰伯特神学院 [Talbot School of Theology], 圣经博览和新约副教授。

肯·克思礼博士 (Ken Keathley), [美]东南浸信会神学院 [Southea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拉斯·罗斯·布什信仰与文化中心主任兼神学教授。

柯瑞格·凯纳博士 (Craig S. Keener), [美]爱斯博瑞神学院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圣经研究系主任和汤普森教席教授。

穆摩·劬萨欧教授 (Mumo Kisau), [肯尼亚]斯科特基督教大学 [Scott Christian University in Kenya], 副校长。

林元一博士 (Lin Yuan I), [印尼]万隆神学院 [Bandung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Indonesia], 系统神学和实践神学教授。

布鲁斯·利特尔博士 (Bruce Little), [美]东南浸信会神学院 [Southea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弗朗西斯·A·薛华收藏馆主任和哲学资深教授。

史蒂夫·麦金宁博士 (Steve McKinion), [美]东南浸信会神学院 [Southea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神学与教父学研究副教授。

约翰·麦靳磊博士 (John E. McKinley), [美]泰伯特神学院 [Talbot School of Theology], 圣经神学研究副教授。

司科特·曼那博士 (Scott Manor), [美]诺克斯神学院 [Knox Theological Seminary], 历史神学助理教授, 学术事务副校长, 系主任。

孟天牧师 (Timothy Mountfort), [中]华西圣约神学院 [Western China 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 教务长。

拉斯·纽曼博士 (Las Newman), [牙买加]加勒比神学研究生院 [Caribbean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院长。

查尔斯·夸尔斯博士 (Charles L. Quarles), [美]东南浸信会神学院 [Southea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博士研究部主任及新约和圣经神学教授。

保罗·桑德斯博士 (Paul Sanders), [黎巴嫩]福音神学教育国际理事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Education], 前任主任。

马可·绍熙博士 (Mark Saucy), [美]泰伯特神学院 [Talbot School of Theology], 神学教授及神学系系主任。

佳能·萨拔赫尼博士 (Canon Alfred Sebahene), [坦桑尼亚]圣约翰大学 [St. John's University in Tanzania], 院长。

以马德·舍哈德博士 (Imad Shehadeh), [约旦]约旦福音神学院 [Jordan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Amman, Jordan], 创始人、校长、教授。

乌亚尼·斯都博士 (Vuyani Sindo), [南非]乔治怀特腓德学院 [George Whitefield College in South Africa], 讲师。

雅各·史密斯博士 (James D. Smith III), [美]圣地亚哥伯特利神学院 [Bethel Seminary, San Diego], 教会历史副教授, 以及圣地亚哥大学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宗教学客座教授。